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九十五回 二英雄力劈王興祖 兩好漢打死東方清

且說徐良，被王興祖把他舉起來，台官搶了上風，舉著徐良奔到台口，自己一賣弄，說：「山西人，你打量著我們不知道你叫徐良，外號人叫多臂熊，是與不是？你自覺天下無敵，今日遇見姓王的，是你死期至矣。」把徐良頭衝台下，惡狠狠的就摔，台下都一著急，盧珍也要上去，展爺也要上去，就是馮淵直樂的拍掌哈哈。蔣爺說：「馮老爺，你們兩個是口仇，見面就辯嘴，如今他已摔倒，你反倒樂起來了，他眼前就有性命之憂，你就要樂，也不可明顯，旁人看了不雅。」馮淵說：「我非是恨他，這樣他就贏了。」盧珍說：「他已被人家舉起來了，怎麼還說是贏？」馮淵說：「你們不知道，這一舉起他便贏了。」蔣爺問為什麼？馮淵說：「上次我們兩個人，皆因玩笑，急了打起來，我把他踢了一個筋斗，把他往起一舉，他雙手一扣我的脈門，我這半邊身子，全不得力，他就把我舉起來了，要拿著我的頭砸蒜，他教我叫他祖宗，他才饒哪。」正說之間，馮爺說：「你們看舉起來了不是！」原來徐良專有這樣一手功夫，特意的教王興祖舉起來，王興祖他又賣弄，說了半天話，這正要扔，徐良早就扣住王興祖右手脈門，用盡平生之力一扣，王興祖就覺得半身不遂相似，把身子一歪，倒在台上。看徐良一轉手，把他舉將起來，也是往前一探身子，叫台下之人：「接著，台官下去了。」叭噠一聲，把王興祖摔下去了。王興祖往下一摔，台下之人，往後一退，早被韓天錦、于奢兩個人抓住，一個人抓著一條腿，往兩下一劈。這二位站殿將軍，抱了半天柱子要拆，拆不動，見王興祖下來，這二人是萬歲爺駕前的舉鼎之人，天然力量，這個說我捉著的，那個說是我捉住的，用力兩下一劈，就聽噹噹一聲，把王興祖劈作兩半，韓天錦、于奢兩個人，每人提著了一個人片子。此時台上一陣大亂。徐良把王興祖摔下台去，就見王剛、柳飛熊、陳正、秦業由兵器架子上抽槍拉刀，奔來要結果徐良的性命。艾虎與芸生要刀，連大環刀也交給徐良。山西雁一接刀，險些被王剛紮了他一槍，艾虎在王剛左膀上踹了一腳，王剛栽倒，柳飛熊過來就是一刀。徐良可就還過手來了，一回身噹啷一聲，把柳飛熊的刀削為兩段，大環刀跟進去，要結果那賊的性命。柳飛熊把刀一扔，盡命的往台底下一躡，逃了性命。陳正見勢頭不好，不敢動手，就躡下台去。秦業過來救了王剛，也被艾虎把刀削為兩段，王剛先逃去了，秦業的頭巾被艾虎削去了半邊，也就躡下台去了。看擂台之人，早就跑了。說書人一張嘴，難說兩家話。

且說蔣爺見徐良把王興祖往下一摔，急望看台上雙手一招，白雄就看見了。東方亮、東方清說：「叫家人看兵器。」東方亮原是陪著知府，東方清陪著總鎮，那總鎮就對著東方清，把桌子一翻，嘩啷一聲，碗盞傢伙摔成粉碎。那張桌子對著東方清去了。東方清一抬腳，對著桌面上就是一腳，那桌子復又回來，總鎮將要奔東方清，桌子踢回來，撞在肩頭上，又磕在膝蓋上，皆因地方窄狹，未能閃開，白雄不能拿人，倒被撞了一個筋斗。緊跟著總鎮大人的兩員偏將，是兩個承信武功郎，親兄弟二人，一個叫童仁杰，一個叫童仁義。見大人摔倒正要過來攙扶，白雄說：「快拿人。」二人過來，將要動手，東方清一抬腿，踢了童仁杰一腳，也把他摔倒看台之上。東方清接雙鋼躡下看台，白雄起來，看東方亮把知府肋下一夾，也躡下看台去了。白雄一著急，在蔣展二位跟前說了大話，只得奮勇下台拿人，遂吩咐二百兵丁，捉拿東方亮、東方清與知府，不得有誤。童家弟兄與總鎮大人都是行伍出身，也就躡下看台，下面有二員偏將，往下一傳號令，叫那二百名兵丁，都用藍布包頭，長短傢伙，往東方亮、東方清一圍。此時東方弟兄二人，不用官兵圍裹，早有人把他們圍住了。頭一個就是展南俠，緊跟著又是蔣爺，刑如龍、刑如虎、馮淵、胡小紀、喬彬、馬龍、張豹、史雲、于義、白芸生，也就趕奔前來。東方弟兄這身功夫，本也不錯，一個使單鞭，一個使雙鋼，分量太大，展爺的劍，不肯削他們的鞭鋼，怕損傷了自己寶物。故此二人，越殺越勇，後來兵丁往上圍，連總鎮大人也闖上來。最可歎者，那些瞧看熱鬧之人，也有帶著重傷的，也有死於非命的。皆因是圍城子東方亮的家人，他們見台下劈了王興祖，他們也拿長短傢伙，奔于奢、韓天錦而來，狐假虎威，全說：「拿呀，拿兇手哇！」韓天錦、于奢每人手中提著半片人片子，掄開了亂打眾人。于奢那裡舞著一個腦袋，一隻胳膊，一隻腿，肝花腸肚，遍地皆是。也有打著圍城子的人，也有打著看熱鬧之人，也有膽小的，被人片子一撞，就嚇暈過去，躺在地下，又被眾人亂踏，喪了性命。此時東方亮手下從人，機靈的早已逃命，癡呆的還在那裡動手。掄人片子的，越掄越短，後來就剩了一條大腿，也奔東方亮那裡去了。大聲喊叫：「閃開了！」掄大腿就砸，一個衝著東方亮，一個衝著東方清砸將下去，二人用鞭鋼相迎，只聽「叭」的一聲，直招架不住。仗著二人身體靈便，往前一躡，正砸在後脊背上，往前撲出好幾步去，幾乎栽倒。東方弟兄直不敢再與韓天錦、于奢二人交手。也就打算著要跑。

這時忽聽正南上一聲喊叫，說：「員外爺，不要驚慌，小可到了。」東方亮一聽，原來是那個窮漢到了，暗暗歡喜，准知道這個人本領高強。連忙說道：「賢弟快些上來。」喊叫了半天，再找那個窮漢，蹤跡不見。你道這是什麼緣故？原來是蔣四爺一聽那個窮朋友到了，先就迎將上去，切近一看，那窮人手中，提著一口刀。蔣爺說：「朋友，你先等等動手，隨我前來，有句話說。」蔣爺把他帶到擂台後面，說：「朋友，你認識不認識我？」那人說：「不認識你老人家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姓蔣名平字澤長。」那人說：「你就是蔣四老爺呀！久仰，久仰！」蔣爺說：「你知道這二位員外，是做什麼的人？」那人說：「不知。」蔣爺就把他們私通王爺造反，盜冠袍帶履的話說了一遍。那人一聽，嚇得顏色更變，連忙說道：「小人實在不知他是個反叛，如今既蒙老爺指教於我，我天膽也不敢與老爺們交手，我快些遁去就是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可別走，我先問你，跟什麼人學的武藝？」那人說：「我的師父姓吳，叫吳永安。」蔣爺說：「外號人稱雙翅虎，對與不對？」那人說：「正是。」蔣爺說：「這可是活該你應當時來運轉了。我們這裡，有你一位師兄弟，如今已然作了官了，少刻你們見一見，你有什麼難心之事，我們大眾與你設法，你可千萬別走。」那人說：「既有這樣機會，我不走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我也不過去動手了，我們找個高處，看他們拿人罷！」剛找了一個高阜，忽見東南上，跑來了兩個人直奔擂台而來，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史丹、龍滔，都是肋下佩刀，腰內還掖著繩子。

這二人是天彪給他們送的信。小爺等他們大眾上白沙灘去後，這個熱鬧，誰不去看，除了更夫，餘者全走了。小爺出東門一看，有三輛太平車在那裡等著，過去一問，是蔣四爺打發來的。小爺說：「我就姓龍，你們把車趕到東門裡去，等著我來。」回身直奔清淨庵，先見他兩個妻子，說：「我們天倫打發他三輛車來，接你們回家，不然少刻就有官人前來，封門抄家，省得把咱們封在裡頭。」東方姣、東方豔二人一聽，說：「我們先告訴娘親去。」三人一同見了老太太，就把少刻就要封門抄家的話說了一遍，又把外面三輛車等著接大眾上常州府的話說了一遍。老太太一聞此言連連點頭說：「好，這就是我們娘兒們出頭之日了。你們多帶些金銀細軟，等我把晌午功課交完，我們一同起身。」姣豔二人，點頭出來，到東西屋內，收拾細軟的東西。」天彪也幫著一包袱一包袱的扛在車輛之上。大家收拾完畢，不見老太太出來。天彪問：「怎麼她老人家功課還沒完哪？咱們快快走罷。」東方姣說：「她老人家功課不完，誰也不敢過去。」天彪輕輕進去一瞧，高聲喊叫，說：「可了不得了，老太太上了吊了！」姣豔二人聞聽此言，連忙趕至上房，天彪把老太太卸將下來，大家痛哭一陣。東方姣說：「這裡有她老人家一個壽木，把她裝殮起來，我們再走。」大家將棺木搭來，把老太太裝殮停妥，將蓋兒蓋好。天彪帶著妻子，給龍滔送信，出來上車，回家去了。史丹、龍滔二人，拿了繩子，直奔白沙灘，到了那裡，闖將進去。東方亮、東方清見有兩個近人來了，連忙說道：「史龍二位，快些個幫我們動手。」二人連連答應，說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東方弟兄只顧說話，不料一個受了一腿，一個受了一鏢，撲咚撲咚，俱都摔倒在地。要知二人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